

此心安处，不在彼岸，不在来日，
只在此地和当下，恰如一朵幽兰的花开。

蘭
蕙
卜

沐
齋
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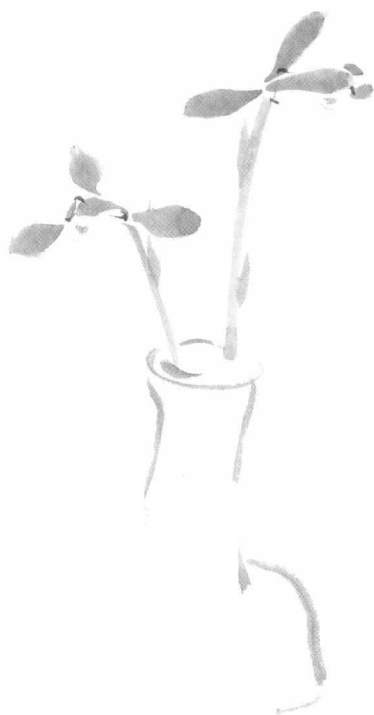
—沐齋作品集—

兰话·兰画

沐齋 著

蘭
 蕙
 卜
 日

沐
 子
 翁



—沐
 子
 翁
 作
 品
 集—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兰花旨：兰话·兰画 / 沐斋著. —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.3

(沐斋作品集)

ISBN 978-7-5325-6934-2

I. ①兰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汉字—法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④兰科—花卉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17.2 ②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63560号

沐斋作品集

兰花旨：兰话·兰画

沐 斋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(1) 网址：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：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16 印张：18 插页：2 字数：150,000

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4,300

ISBN 978-7-5325-6934-2

I · 2707 定价：68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序 一

人与花

认识沐斋之前，先读到了他的文章，继而看到了他的水墨。他行文多古意，画格亦如是。最终见到了他的人，三十来岁的书生，眉清目秀，优雅谦逊，与其笔墨种种竟极为和谐，令人惊讶。当今乃俗世，俗气当道，俗雾弥漫也！此人小小年纪，竟有这般禅心雅意，殊为难得，遂引以为知己。无奈鄙人老朽，欲知之而不知，欲深知而更不得知之，故此序不免胡言，须先在这里求谅了。

前几日游山入林，心情大快，不由叹曰：一见树就高兴，咱们确实是猴子变的！同行者信然大笑。然而，我不喜兰花，这是怎么搞的呢？那些喜欢兰花的，又是为什么呢？无解，因为我无知。大约两年前吧，头一次踏入沐斋的住处，被两百多盆兰花惊呆了。我倚老卖老，竟然批评他生活态度懒散，不规律且不整洁不振作，似乎还说了千万不要玩物丧志一类的话，就差斥其为恋物癖了。现在，仍能记起他含笑不语的样子，却断定这谦逊的后生是在心里嘲弄着我的武断和糊涂了。他不反驳，也不解释，直到把这本《兰花旨》递到我的案头。翻开这精美的篇什，无须他来辩

解，我要亲自动手，自己来打自己的嘴巴了。他是对的。他在公寓里种满了兰花，然而——他是对的。

我相信，在所有关于兰花的书里，他的书是独一无二的一册，且是质地极为优良的一册。散文、旧体诗、行书、水墨画，哪一项都有上佳水准，配得上专业人士的明断，亦经得住外行人挑剔的眼光。最感满足的，乃至感到惊喜的，无疑是他的知音，是那些爱兰花爱艺术且爱宁静爱寂寞的人们。沐斋以及他身边的同道，未必这个世界中的强者，却是一批有力量的人。至少，这本书便具备了让我肃然起敬的力量——如果精神力量也算一种力量的话。

坦而言之，溺爱兰花，难免给人以弱不禁风之感。然而，错觉在此，奥妙亦在此。以愚之见，喜爱兰花的人，并非喜爱它的纤弱，而喜爱的恰是它所蕴含的力量。在知音者的眼里，这小小的花朵，必定含了无穷的境界，令养护者与观赏者一并与众不同了。最大的不同，便是脱俗。在俗世的泥污之中，兰花似乎有了超拔的力量，或者说泥足深陷的人们希望它具备这种力量，将自己从污泥浊水之中拎出来。古往今来，文人墨客们寄托于兰花的，不就是这些吗？沐斋陶醉于兰花的原因，不会有例外吧？自然，说过的和准备说的，一律都是我的揣度，请各位明鉴就是了。

世间最大之俗，乃不静。天不静，有人一味呼风唤雨，引雷惑世；地不静，车马人兽争于途塞于道，一派乌烟瘴气；人不静，七情六欲闹于心，鸡鸣狗盗累于身，害得个个遍体鳞伤。有人说不静是常态，五千年来就不曾静过！不静便是病，五千年不静则是民族之大病。此患不除，国无宁日。志士仁人寻医问药，求静之心就没有歇过。兰花却是静的，静静地生，静静地死，无论生死都静静地吐出芳香。一代又一代，在那些善心未泯的文人心目中，这便是一味良药吧？即便治不了俗世之病，至少可以让自己优先安静下来。无疑，兰花确乎有一种静的力量。

世间的另一大俗，乃不净，即不洁也。身心不净不必提了，便是身外亦不净。极而言之，正因为身外不净，才导致了身心之不净。倘若天净地净、食净水净、街净宅净，人之身心焉有不净之理？有人又说了，汉民

族本是洁净的，让北方游牧民族打得颠沛流离，欲净而不得净，终于以不净为常态，连便溺之随意也归罪于北方流窜的骑兵们了。兰花却是净的，至少是需要洁净之所的吧？历代文人寄情于兰花，有企求安定的意思，然而骨子里渴求的必定是洁净的生活状态，一枝叶净花洁的幽兰足以成为这种安定状态的标志，乃至成为一种幸福的象征。在国人的缺点中，最被人诟病的便是不净。不净貌似小病，实为大病也！兰花非花，或许真真就是一味药，不食则祸，食之则不仅有效而且有益。在爱兰者的固执里面，其求净之心，几乎可以称得上悲怆了。何年何月，堂堂中华民族才能被视为最讲究洁净的一群人呢？且候神州大地，家家养兰爱兰之日吧。我实在找不出更简便更可行的求净之法了。沐斋或许更为幸运一些，他手里多了一支画笔，在一幅幅整洁的画面中，他将心中之净呈现了出来，闪耀着圣洁之光。所谓求净之净，也无非如此了。与人世间的种种不洁作战，他有了优良的武器，而我们呢？惟有各自为战罢了。

在不静与不净之外，最想摆脱的一大俗病，乃不精。做大事要事不精，做小事琐事亦不精。总之，不论难易，甚至也不论祸福，只要事情经了自己的手，皆以不精了之。粗枝大叶之病或许一时要不了命，却如牛皮癣一样，附在民族的肌体上，其痒难耐，久而久之真有令人发疯之危。精致地做事情，精致地做东西，难道真的会令人痛苦不堪吗？或者，粗枝大叶地做事情，粗枝大叶地做东西，真的能给父老兄弟姐妹们带来极大的快感吗？果真如此，就让我们永远粗枝大叶好了，让世界上拒绝粗枝大叶的异族们统统倒霉去吧！自然，此乃痴人说梦之语，真的血淋淋的事实则明摆着，一部屈辱的近代史，便是粗枝大叶及其恶果的演出史，令人惨不忍睹啊！兰花却是精的，不仅要精致地种，还要精致地养，精致地观赏，精致地吟诵，精致地描绘，真可谓无处不精。如此精致地对待一株植物，或许无以救国，亦无以疗病，却是更生与新生的起点，是灵魂之野火得以复燃的一种象征。无须追求出手便有扭转乾坤之力，只须以点点滴滴做起，誓将粗枝大叶之陋习拒于千里之外，则上上下下今今后幸甚矣。试问，在窗口小心翼翼地养一盆兰花，还有比这更捷近的求精逐弊之道吗？

沐斋这册书，便是解释何为精致的一个范例，所有不经意之处，皆为其耗尽心血之处。犹如粗枝大叶必遭报应，沐斋之精诚，必将在这日日进步的人世间得到美好的报答。苍天不负，渐渐拢到他四周的知音们，将越聚越多，那赞美之声则无异于天使的歌唱了。艺术之神，将以他平凡而不懈的努力为傲，而我们则乐于与他并肩求进，并将以此为荣。

我比沐斋年长，且偶有好为人师之时，此亦为一病也。以求静、求净、求精而论，沐斋则优于我也长于我，堪称我师了。此书便是教材，此序权当作业了。读者则请自便，有愿意给师生打个分的，则不管您手紧手松、心冷心热，我都预先在这里替自己也替沐斋，深深地谢谢诸位了。鞠躬不赘。

刘恒

癸巳深秋八月廿日于牛街宅中

序 二

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——沐斋画兰三昧

兰花形劲挺，色素淡，香幽远，被尊为香祖，供作嘉草，由来已久。孔圣人称其“王者香”，屈大夫“滋兰之九畹”，王右军修楔于兰亭，古往今来，兰花是诗词、绘画、音乐创作的重要题材，名篇佳作指不胜屈。从画史看，宋代以来，文人画兴，梅兰竹菊“四君子”，“竹有节而蒿花，梅有花而蒿叶，松有叶而蒿香，惟兰独并有之”（《王氏兰谱》），兰花尤为文人画家所钟爱。从书画同源而论，画兰最得书法用笔与结体之趣；从抒情写意而论，兰之清、素、廉、劲，最能体现孤怀幽抱。宋遗民郑思肖善画兰，每不画土，人询之，则曰：“地为番人夺去，汝不知耶？”这个典故，为后世文人画兰，定下了基调。在文人笔下，兰花已非独为百卉之一种，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符号象征。但大多数人对于兰花，恐怕是闻其名而未见其实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。即便是画家画兰，也很少写生，更多是逸笔草草，追求笔墨趣味。

语云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沐斋爱兰十余载，他在家中滋兰百余本，额其画室为“畹庐”，可见念兹在兹，情有独钟。古来画家体物寄情，以致痴迷，代不乏人。米芾拜石，王冕种梅，文同“胸有成竹”，

都是画坛佳话。通过直接观察、揣摩得来的理解、体悟，与照本宣科的笔墨因循不同，必然对其艺术取向和表现手法产生影响。沐斋画兰，尤以写生为能事。

兰花品类繁多，形色各异。沐斋匠心独运，以“小写意”写兰，一花一叶皆自书法中出，又能应物象形、随类赋彩，笔触精准洗练，钩茎点蕊，敷色晕墨，一气呵成，传神写照，天趣臻泊。自文人画成为主流以来，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”。写意被奉为古典审美之圭臬，写实则被看作工匠的手艺，甚而被贬为绘事的末流。不知这是中国绘画之幸还是不幸？我以为任何一门艺术，都有内在质的规定性，还是白石老人说得对：“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。”沐斋画兰，可谓得其三昧。

然沐斋本非职业画家，他本科金融，研究生治学传播，做过记者、电视策划、杂志编辑，角色多变，但心有所持。他深爱中国传统文化，研读经史，雅好诗词歌赋，兼及听琴观戏，乐此不疲。浸淫日久，加之用心用功，遂达乎融会贯通。近年来，他以国学为基，围绕中国美学意境，以诗文配画的独到体例，已经出版了几部书，深得读者喜爱。此书也同样是“诗文书画”并举，但与前书有所不同。这一册可谓“兰花宝典”，围绕兰花品目、鉴赏、旨趣，融知识与感悟于一炉，娓娓道来。沐斋的文字，博雅清通，与其画作相互映发。诗画一体，意在笔先，本是传统文人画之要妙，却成为当下职业画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软肋，恰恰也是沐斋别开生面之所在。沐斋将自己有关兰花的文字与画作萃为一编，书名《兰花旨》，盖有深意焉。

今之人，爱兰者众。爱而能滋兰、画兰、赋兰者，其唯沐斋乎？

楼舍松

癸巳年白露于浙大之西溪

自序

本书《兰花旨》，直白一点说，大概就是“兰花那些事儿”，但实际上，却又不是那回事儿，因为我想表达的是兰之“旨”。

旨归也好，旨趣也好，主旨也好，都是兰花带给我们的思索和意义。所有爱兰、养兰，对兰花多少有些兴趣的人都会觉得兰花很吸引人，这种神奇的小草对于中国人有点特别的意思。我觉得任何有意思的事物都是有意义的，但追求意义和探寻价值这件事本身在当下并不吃香。没关系，只要兰花香就足够了，这本小书也只写给有意思的人看。

明代画家董其昌画画之余也随手写写今人所谓的“画论”（其实不过是意见和牢骚而已），辍泊成集名曰《画旨》。我没有跟前辈大师叫板的意思，只是狐假虎威。因为画画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养养兰花，日久生情，于是连写带画，现在也凑成这样一本书。

这本书分作上下两篇。“上篇”是本书的主体，按当代国兰分类体系，从春兰、蕙兰、建兰、春剑、莲瓣、寒兰及墨兰七大部类中，分别选出有代表性的名品逐一进行介绍和阐发。其中既包含传统的素心花，瓣型花中的梅瓣、

荷瓣、水仙瓣，也包括各种蝶花、奇花，以及当下流行的色花系；“下篇”则是仿照陆羽《茶经》的体例，拉拉杂杂写了有关兰花的历史、文化、类别、选种、栽培、鉴赏的情形与心得，再将关于兰花的专业术语整理成一部微型的“畹庐词典”以备读者随时参阅，然后拾掇成篇，相对比较成系统。

我倒是建议读者不妨从“下篇”看起，尤其是附录“畹庐词典”，或者上下篇交替对照着阅读，了解了兰花的基本知识，再回头看上篇，似乎更能“入味”。

这虽是本“闲书”，却也耗费了我大量的心血。尤其是“上篇”，它实际上包含四部分：诗、文、书、画。在明知才力不逮的情况下，我依然执迷不悔，为所选录的每一款兰品都分别写了一首诗、作了一篇文章、书了几行字、绘了一幅画。

书中内容对于广大兰友来说，自是了然于胸，因为这些兰花他们再熟悉不过；但对于我的老读者朋友们而言，对于众多未曾养兰而只是心存雅兴的人们来说，或许就有点云里雾里，不知所云。

在整个创作（不论写作还是绘画）的过程中，我心里常萦绕着这种矛盾——直至某一天，闲坐家中，面对一盆兰的初开，忽然心底释然。《大学》云：“知止而后有定。”此心安处，不在彼岸，不在来日，只在此地和当下，恰如一朵幽兰的花开。思虑纷纷又何必？只管做好眼前事，然后静候知音。

兰花是最高贵、芬芳和优雅的花卉，兰花更是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精神的嘉草。春兰的宁静、蕙兰的超拔、建兰的丰饶、春剑的雄奇、莲瓣的婉约、寒兰的飘逸、墨兰的壮阔，如高僧、如名相、如隐者、如雅士、如将军、如淑女、如巨贾，气韵各异，而风华动人。

兰，是国人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愿此拙作能开启一扇窗，让传说中的花之君子走进千门万户，让高怀雅致的有心人都能闻得孔子所誉的“王者香”。明清以降，文人艺兰专著代有佳品，萃为中国文化之宝贵遗产，近世兰书，多实用主义，文心不振，士气寡存。愚不赧狗尾续貂，以记现世兰心，或闻友声。是为序。

沐斋

壬辰立冬，京城畹庐

目 录

序一 人与花	刘恒001
序二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——沐斋画兰三昧	楼含松005
自序	0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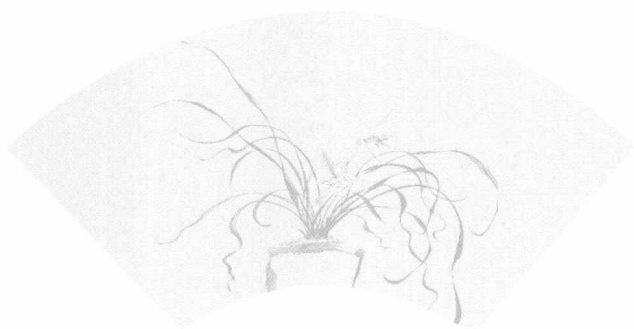
上篇

引文 从石涛的一首题画诗开始	003
春兰篇	009
小打梅 011 / 宋梅 013 / 集圆 016 / 龙字 020 / 汪字 023 / 西神梅 026 / 大富贵 029 / 月佩素 034 / 板桥遗墨 037 / 熊猫蕊蝶 040 / 余蝴蝶 044 / 绿云 047	
蕙兰篇	051
朵云 053 / 大一品 056 / 庆华梅 059 / 上海梅 062 / 极品 065 / 元字 068 / 程梅 073 / 关顶 076 / 老染字 079 / 解佩梅 082 / 郑孝荷 086 / 金岫素 089	
建兰篇	091
君荷 093 / 蜀梅 096 / 黄一品 099 / 含玉 102 / 中华水仙 105 / 翠微 108 / 峨眉晨光 111 / 翠玉牡丹 115 / 一门三父子 118	

春剑篇	121
皇梅 123 / 天府荷 126 / 真如 129 / 西蜀道光 132 / 新津胭脂 135 / 桃园三结义 138 / 天机余锦 141	
莲瓣篇	145
大雪素 147 / 永怀素 152 / 滇梅 155 / 荡山荷 158 / 邛珉 161 / 宝钗 164 / 玉兔 167 / 云溪蝶 170 / 大唐凤羽 173 / 金沙树菊 176	
寒兰篇	179
太虚 181 / 水胭 184 / 天山 187	
墨兰篇	189
闽南大梅 191 / 茶城榜荷 194 / 达摩 197	

下篇

兰之源	203
兰之谱	204
兰之品	214
兰之理	245
兰之引	253
兰之器	254
兰之滋	259
兰花辞典	262
图兰赋	271
寒兰赋	272
跋 一纸幽兰	275



上 篇

直白一点说，大概就是“兰花那些事儿”，
但实际上，却又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我想表达的是兰之“旨”。

引 文

从石涛的一首题画诗开始

十七世纪的文人画巨匠石涛在为友人创作的一帧册页上画了一株兰，青花绿叶，浓墨勾筋，轻描淡写，神完气足。石涛本人是否养兰，史料并无明确记载，但从其画作及款识之题诗当中，我们可以得知他非常懂行，当为兰蕙中人无疑。诗曰：

春兰夏蕙年年赏，忙煞花奴品石前。

莫把真香比凡卉，悠然空谷至今传。

三春谁不花前语，岂是王香写得完？

欲赠伊人凭斗墨，拈来纸上四时看。

所谓“春兰夏蕙”，兰指春兰，蕙指蕙兰，春兰早春开，蕙兰孟夏开，古人云“兰心蕙质”，此二种正是兰花历史最悠久、名品最丰富、赏鉴最完备的种群，可谓兰花之代表。所以自古兰蕙并称，为世人所重，宋代大家黄庭坚最善艺兰，他在《书幽芳亭》一文中写道：

兰蕙丛出，蒔以砂石则茂，沃以汤茗则芳，是所同也。至其发花，一千一花而香有余者兰，一千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。

兰蕙从古至今多以“砂石”植于盎中，因其疏水透气，最宜滋兰。若以一般泥土栽植，瓷实厚密，往往令兰花根烂草枯，这里说的是种兰植料的选择。然而养兰最难乃在于浇灌，正如兰界俗话说说的“养兰一点通，浇水三年功”。黄山谷所谓以茶汁浇兰，只针对文人案前一盆两盎，倘若数十盆乃至成百上千盆兰草，哪里沏得那么多茶汤来浇灌？浇水是养兰技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，本书后文将详述。一位兰友曾与我戏言“咱们兰花都能养，还有什么花草养不活”？语气虽不无自负，但他说得确实对。养兰最难，所以石涛才发出了“忙煞花奴品石前”的感叹。

养兰虽然难，却甚高雅，纵然每一个兰人最后都成了“花奴”，那也是“雅奴”，不丢人。兰花之所以为古往今来的艺花人终其一生乐此不疲，绝不仅仅因其外表直观上的“美”。窃以为，兰花的魅力在花貌，在香气，在其所承载的极为悠久的历史文化信息，也在于其日臻精致化的品鉴标准和理论体系。

先说花貌。“松竹梅”号称“岁寒三友”，但古人早云“竹有节而无花，梅有花而无叶，松有叶而无香，唯兰独并有之”（《群芳清玩》）；“梅兰竹菊”为花中四君子，然而只有兰花花品最为浩繁丰富，既能开如梅花（梅瓣），也能开若菊花（菊瓣）、水仙（水仙瓣），甚至能开成蝴蝶花（蝶花）、荷花（荷瓣）和牡丹（奇花），至于竹叶瓣（普通瓣）乃是兰草里的“行花”，比比皆是。

再说香气。虽然据说惟有兰花之气是当今世界高科技仍无法人造合成的花香，但中国人重兰香首先乃在于其精神上的内涵。所谓“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”，因为人与兰同化矣。而石涛在诗中所说的“莫把真香比凡卉，悠然空谷至今传”，是讲孔子与兰的典故。传为汉代蔡邕所著之《琴操·猗兰操》中记载：

（孔子）自卫返鲁，过隐谷之中，见芟兰独茂，喟然叹曰：“夫兰当为王者